阴谋与爱情 第五幕

第一场

露意丝静静地、一动不动地坐在最幽暗的屋角里，头伏在胳臂上。

过了好久，才见米勒提着灯笼走进来，惊惶不安地在屋里照来照

去，却没有发现露意丝。随后他摘掉帽子，放在桌上，再将灯笼放下。

米勒这儿也没有她。这儿还是没有——我跑遍了大街小巷，去过所有熟人家里，每一道城门都问过了——人家哪儿也没见着我的孩子。（沉默良久）得有耐心，可怜而不幸的父亲。等着吧，等到明天再说。也许你的独生女儿到时候就游到岸边来了——上帝啊！上帝啊！是我的心太眷念这个女儿，把她当神一般对待了吗！——您的惩罚太重啦，天父啊，太重啦！我不想抱怨，天父，可惩罚太重啦。（痛苦不堪地倒在一把椅子上）

露意丝（在屋角里说）您做得对，可怜的老爸爸！您还得及时学会失去哟。

米勒（一跃而起）是你吗，我的孩子？你在这儿？——干吗这么孤零零的，灯也不点？

露意丝我并不因此孤独。正因为我周围一片黑暗，才会有贵客上门。

米勒上帝保佑你！只有良心的蛀虫才迷恋猫头鹰，罪孽和鬼魅都害怕光明。

露意丝还有永劫，爸爸，还有无须任何帮助便与灵魂对话的永劫。

米勒孩子！孩子！你这是些什么话呀？

露意丝（站起来往前走）我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，上帝清楚，爸爸。是他给了我力量。胜败已经决定了，爸爸！世人总说我们女性是娇嫩的，脆弱的。别再相信这种话。在一只蜘蛛面前我们是会吓得发抖；可那带来腐烂和毁灭的黑色巨魔，我们却可以玩儿似的搂进怀里。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，爸爸。您的露意丝快活着哩。

米勒听着，女儿！我倒希望你大哭一场。这样子，我会更加喜欢。

露意丝我多想斗败他啊，爸爸！我多想骗过那个暴君啊，爸爸！——爱情比心肠狠毒更狡猾和大胆——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个倒霉的家伙。——啊，他们是够奸刁的，在他们仅仅对付头脑的时候；可一当他们要对付人心，这些恶棍就愚蠢起来了！——他竟想以一句誓言替他的骗局保险！誓言也许能束缚住活人，爸爸，可人一死，连宣誓的铁链也会融化。到那时，斐迪南会理解他的露意丝。——您愿意替我送封信吗，爸爸？您愿意行行好吗？

米勒送给谁，我的女儿？

露意丝问得好怪！无限的宇宙和我的心加在一起，也不够容纳我对他唯一的思念。——我还能向别的什么人写信呢？

米勒（不安地）听着，孩子！我要拆开这封信。

露意丝随您的便吧，爸爸——可你什么也不会明白的。字母就像冷冰冰的死尸似的躺着，唯有爱情的眼睛才富于生气。

米勒（念信）“你被出卖了，斐迪南——一个没有先例的阴谋扯碎了我俩的同心结，可怕的誓言又封住了我的嘴；你父亲到处安排他的密探。然而，亲爱的，你要是有勇气的话——我还知道第三个地方，那儿誓言不再有约束力，任何密探也闯不进来。”（停住，严肃地凝视着她的脸）

露意丝干吗这样瞅着我？念完呀，爸爸！

米勒“可你必须鼓足勇气穿行黑暗的街道，在那儿给你光明的唯有你的露意丝和上帝——你只需带来你的爱，其他的一切希冀和渴望，你通通可以留在家里；在那儿，你只需要你的心。你要愿意——那就启程吧，在卡美尔派修道院的钟敲十二点的时候。你要胆怯——那就从你们男人的称谓前划去‘坚强’这个词，因为一个姑娘叫你蒙受了羞耻。”（米勒放下信，目光沉痛、呆滞地久久凝视着前方，好久才转过身来对着露意丝，嗓音低沉嘶哑地）什么第三个地方，孩子？

露意丝您不知道它。您真的不知道吗，爸爸？——奇怪！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，斐迪南会找到的。

米勒唔！再讲清楚点！

露意丝对它我偏偏想不起什么可爱的称呼。——你千万别害怕，爸爸，要是我说出难听的来。这个地方——这个情人们本该给它取一个最动听的名字的地方，啊，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没想出好名字！这第三个地方哟，好爸爸——你可得让我说完呀——这第三个地方叫坟墓。

米勒（歪歪倒倒地走向一把圈椅）我的上帝啊！

露意丝（赶过去扶住他）可别这样，爸爸！仅仅是围绕这个称呼聚集起了许多恐惧的缘故——撇开这个称呼，在它里边摆放着新娘的寝床，床顶上铺展开了锦缎般的朝霞，还有年复一年的春天悬挂的五彩花环呢。只有大哭大叫的罪人才会骂死是一堆白骨；它其实是个甜蜜可爱的小男孩，容光焕发如像世人画的小爱神，但却不像爱神似的刁钻古怪——死是一个沉静而乐于助人的精灵，它越过时间的鸿沟，伸出手臂迎接疲惫不堪的朝圣女子，为她的灵魂开启永恒的灿烂辉煌的仙宫，亲切地对她点着头，然后隐去。

米勒你想干什么，我的女儿？——你想擅自戕害你的生命吗？

露意丝别这么讲，爸爸。逃避一个容不下我的社会——提前去到一个我迟早得去的地方——这难道也算是罪孽？

米勒自杀是再可恶不过的了，孩子——是唯一无法追悔的罪孽，因为它将死亡与犯罪结合在一起。

露意丝（呆立着）可怕啊！——不过不会这么快。我打算跳进河中，爸爸，我将在沉下去时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我。

米勒这就是说，你要在赃物藏好后才来忏悔你的偷窃罪——孩子！孩子！当心啊，别愚弄上帝，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！啊，瞧你已经走得有多远，有多远！——你放弃了祈祷，仁慈的主已经收回他扶持你的手。

露意丝爱难道犯罪吗，爸爸？

米勒如果你爱上帝，你就决不会爱到犯罪的地步——你害得我头垂腰弯，我唯一的宝贝儿！深深地，深深地，也许已经接近坟墓。——得啦！我不想使你心情更加沉重，孩子！刚才说了点什么。我以为房里只我一个人。你已经听见了，我何必再保什么密呢？你曾是我崇拜的女神。听着，露意丝，只要你心中还有一点对父亲的体贴——你曾经是我的一切啊！现在你别再浪费你的财富了。我也可能失去一切啊！你瞧，我的头发已开始花白。对我来说，已经到了做父亲的该从儿女心中收回投资和红利的时候了。你想要剥夺我的这种权利吗？你想带上你父亲的全部财富一去不返吗？

露意丝（异常激动地吻他的手）不，爸爸！我将带着对您的重债离开这个世界，到了永恒的彼岸再加倍偿还您。

米勒注意啊，孩子，可别失算！（非常严肃和庄重地）在彼岸我们还可能重逢吗？——瞧，你脸色变得多么苍白！——我的露意丝自己也已明白过来，在那个世界我不可能再赶上她，因为我还不会像她似的急急忙忙上那里去。（露意丝扑进他怀里，浑身战栗。他热烈地搂着她，用哀求的声调继续说）啊，孩子！孩子！我也许已经失去了你，走向死亡的女儿！记住我这做父亲的认真的话吧！我不可能时刻守着你。我可以搜走你的刀子，你却能用一根别针杀死自己。我可以防止你服毒，你却能用一串珍珠将自己勒死。——露意丝——露意丝——我还能做的，只是对你发出警告。——你愿意冒险尝试一下，让你那不可靠的幻想在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可怕小桥上，将你背弃吗？你愿在全能全知者的座前，鼓起勇气撒谎说,“主啊，为了你的缘故，我来了”吗？——到那时，你有罪的眼睛将四处搜寻你的傀儡躯壳；你头脑中臆造的脆弱上帝也将像你一样，跟蛆虫似的在你的审判者脚下蜷曲着身子，在那进退失据的时刻揭穿你自以为是的亵du神圣的假话，打掉你对永恒的慈悲的幻想——这样的慈悲，是一个罪人根本不可能乞求到的——到那时，你该怎么办啊？（加重语气，提高嗓门儿）你怎么办，不幸的孩子？（将她搂得更紧，呆呆地盯了她好一会儿，然后迅速离开她）现在我再不知道说什么了——（举起手臂）主啊，我不再替你照管这个灵魂！去吧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去为你那高个儿青年作出牺牲，你的魔鬼会因此欢呼狂叫，你的天使却将退避三舍。——去呀！背起你的全部罪孽，并且将你这最后的也是最可怕的罪孽加上；要是你还嫌太轻，那就让我的诅咒给你凑足分量吧！——这儿是一把刀——戳穿你的心，还有——（同时号啕大哭，准备冲出门去）——这颗父亲的心！

露意丝（赶紧追上去）等一等！等一等！我的爸爸！慈爱比暴君的愤怒更加专横！——叫我怎么办？我不能够啊！我该怎么办？

米勒要是你感到那少校的亲吻，比你父亲的眼泪还要灼热——死去吧！

露意丝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然后颇为坚定地说）爸爸！握住我的手！我愿——上帝啊！上帝啊！我这是干什么！我打算干什么？——爸爸，我发誓——我真该死，真该死！我这有罪的人，我偏向到哪边了啊！——爸爸，行啦！——斐迪南——上帝明鉴！——我这就彻底消除对他的记忆。（撕碎她那封信）

米勒（大喜过望地冲上去搂住她的脖子）这才是我的女儿！——望着我！你摆脱了一个爱人，成全了一个幸福的父亲。（又是笑又是哭地搂着她）孩子！孩子！我真不配活到这样一天！上帝知道，我这坏老头怎么得到了你——我的天使！——我的露意丝，我的天国！——上帝啊，我不大懂得爱情，但放弃它必定是很痛苦的，这我还能理解。

露意丝离开这个地方吧，爸爸——离开这座城市；在这儿我的女伴们会嘲笑我，我的好名声已经永远失去——走吧，走吧，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处处可以看见我失去了的幸福的痕迹——离开它，只要可能——

米勒你愿上哪儿都行，我的女儿。世界无处不生长上帝赏赐的食粮，无处没有他的耳朵在聆听我的琴声。是的，让一切都成为过去吧！——我要让琴弦述说你哀痛的故事，我要唱一支赞美女儿的歌曲，她为敬重她的父亲而撕碎了自己的心——我们唱着这支歌挨家挨户乞讨；从那些感动得掉泪的人手里得来的面包，将别有一番滋味。;

第二场

斐迪南和前场人物。

露意丝（先看见斐迪南，惊叫一声，奔过去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）上帝！他来啦！我完了。

米勒哪儿？谁？

露意丝（背转脸，指指少校，将父亲搂得更紧）他！他本人！——你回过头瞧瞧吧，爸爸——他要来杀我了。

米勒（看见了斐迪南，往后退几步）怎么？您来了，男爵？

斐迪南（慢慢走近，始终面对着露意丝，用审视的目光紧盯着她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）感到惊异的心地善良的小姐，多谢了！您的自白诚然可怕，却也直率而确切，省得我受痛苦折磨。——晚上好，米勒。

米勒看在上帝分上！您到底要干什么，男爵？您来寒舍有何贵干？这样突然闯来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
斐迪南可曾几何时，有人还把一天的光阴以秒计算，还把对我的思念挂在钟摆上以加快它的速率，还对我出现的一刹那急不可待得心儿怦怦跳动——怎么搞的，现在竟一下子成了突然闯来？

米勒您走吧，您走吧，男爵——要是您心里还剩有一星半点儿人性——要是您还不想扼杀她，这个您说您爱她的女孩！我求您了，求您马上离开。只要您一踏进我的家，我们的幸福便完了。您给我家招来祸患，早先它却只有欢乐。您难道还不满意吗？我的独生女儿由于认识您而遭到不幸，您难道还要来拨弄她心上的伤口吗？

斐迪南好个莫名其妙的父亲！我现在来，是要向令爱报告好消息！

米勒大概是有了新的绝望的希望吧？——走啊，灾星！你那面孔已告诉人你没安什么好心。

斐迪南实现我希望的机会终于到了！弥尔芙特夫人，我们爱情最可怕的障碍，此刻已逃离公国。我父亲同意了我的选择。命运认输了，遂了我俩的意。我们的幸福之星已经升起！——我来是兑现自己的诺言，领我的新娘去祭坛前举行婚礼呢！

米勒你听见他了吗，女儿？你听见他奚落讥笑你的失望了吗？啊，真的，男爵！您这位诱惑者真叫惬意，干了坏事还可以卖弄小聪明。

斐迪南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？以我的名誉担保，不是的！我的话千真万确，就像我对露意丝的爱情；我视我的誓言为神圣，就像她遵守它一样。—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神圣的了——你还怀疑吗？在我美人儿的双颊上还没有快乐的红晕出现吗？这就怪了，真话在这儿难以取信，谎言肯定已成为家常便饭。你怀疑我的话，那这白纸黑字总该相信了吧。（把露意丝给侍卫长的信扔给她）

露意丝（展开信，脸色惨白地倒下）

米勒（未注意到露意丝，对少校）这是什么意思，男爵？我真不明白您！

斐迪南（将他带到露意丝跟前）可我却十分清楚她！

米勒（蹲到女儿身边）啊，上帝啊！我的孩子！

斐迪南苍白得像死亡一样！——这样子才真叫我喜欢，您的女儿！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过，您这虔诚的诚实的千金！——面孔像死尸一样——末日审判的唏嘘能抹去任何诺言的涂漆表面，也吹掉了她脸上的脂粉；本来，凭着她的打扮，这妖精连光明天使也骗得过哟。——现在她的脸蛋儿再美不过！现在她第一次露出了真面目！让我来吻吻她吧。（准备向露意丝走去）

米勒走开！滚！别来刺一个父亲的心，小子！我没能保护她不受你的调戏，却能保护她免遭你的虐待！

斐迪南你想干什么，老头儿？我跟你没事儿。别掺和进这显然已经输了的赌博不好吗？——或者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一些？你已将六十岁的智慧投资到你女儿的风liu营生中，并用拉客的勾当玷污了自己的白发？——啊！要是并非如此，不幸的老人啊，那就倒下死掉吧，还来得及！你还可以在咽气时甜蜜而陶醉地想：我曾是个幸福的父亲！——再过一会儿，你就得将这条毒蛇扔回它在地狱的老家，并且诅咒你所获得的这件礼物和它的赠予者，带着对上帝的亵du走进坟墓里去。（对露意丝）说吧，倒霉的女人！这封信可是你写的？

米勒（对露意丝，警告地）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孩子！别忘了啊，别忘了啊！

露意丝啊，这封信，爸爸……

斐迪南它落进了不该落进的人的手里，是吗？——赞美天意的偶然，它完成了比自作聪明的理智更伟大的业绩，到末日审判时会比所有智者的机智更经得起考验——偶然吗，我说？——啊，即使是一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，也有天意在起作用，一个魔鬼被揭露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——我要求回答！——你写这封信了吗？

米勒（在一旁哀求她）坚定些！坚定些，孩子！只要再说一声“是”，一切便过去了。

斐迪南有趣！有趣！连父亲也骗了。所有人通通骗了！现在瞧啊，瞧她那德性，这可耻的女人。现在连她的舌头也不再听使唤，也不肯替她说出最后的谎话！向上帝发誓！向真实得可怕的主起誓！你写这封信了吗？

露意丝（经历着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，同父亲不断的交换眼色，然后坚定地、一了百了地）我写了！

斐迪南（惊得呆住了）露意丝！——不！我拿灵魂担保，你在撒谎！——即使纯洁无瑕的人，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他不曾犯过的罪行。——我追问得太凶了，不是吗，露意丝！——你是因为我追问得太凶了才承认的，是吗？

露意丝我承认事实。

斐迪南不，我说。不！不！你没有写！根本不是你的笔迹！——就算像，难道模仿笔迹会比毒坏心灵更困难吗？对我讲真话吧，露意丝！——或者不，不，别说实话！你可能会讲“是的”，你一讲我也就完了。——一句谎言，露意丝——一句谎言——无论怎样的都行啊，你只要又以天使般坦诚的神态对我讲出来，只要能说服我的耳朵，我的眼睛，只要能卑鄙地蒙骗我的心——啊，露意丝！就让一切的真理从此随着它飞到九霄云外去吧！就让善良正直从此对宫廷卑躬屈膝、俯首帖耳吧！（用畏葸和颤抖的声音）你写这封信了吗？

露意丝上帝作证！可怕的真实的主作证，写了！

斐迪南（呆了一会儿，表情极为沉痛）婆娘！婆娘！——你现在竟让我看这样一副嘴脸！——凭着它你就算答应给人家天堂，你甚至在地狱里也休想找到乐于光顾的人了。——你知不知道，你对我曾经是什么，露意丝！不可能！不会的！你不知道，你曾经是我的一切！一切啊！——一切，这是个平庸而无足轻重的字眼儿；可要围着它转一圈，上帝也会感觉吃力；各个宇宙体系的轨道，也完全在它里边——一切啊！可你却这么可恶地玩弄它——啊，太可怕了！

露意丝你已经叫我承认了，瓦尔特先生。我自己诅咒了自己。这下您走吧！离开这所使您感到如此不幸的房子吧！

斐迪南好！好！现在我平静下来了——流行过瘟疫的可怕地方也是平静的嘛，人家说——我也一样。（沉吟片刻之后）还有一点请求，露意丝——最后的请求！我头烧得厉害，需要凉一凉——愿意给我兑一杯柠檬汁吗？（露意丝下）

第三场

斐迪南和米勒。

两人互不搭理，各在房间的一侧踱来踱去。

米勒（终于停下来，神情哀伤地打量着斐迪南）亲爱的男爵，我向您承认，我打心眼儿里为您难过，这也许能减轻一些您的气恼吧？

斐迪南就算这样好了，米勒。（又走了几步）米勒，我几乎一点想不起来，当初我怎么走进了您的家——为的是什么事情？

米勒怎么，少校先生？您不是想跟我学吹长笛吗？你一点记不起了？

斐迪南（急忙抢过话头）我见到您的女儿。（又停了好一会儿）您说话不算话，朋友。我们原该演奏宁静的乐曲，打发我寂寞的时光，您却欺骗我，卖给我了蝎子。（见米勒已开始激动，赶紧说）不！别害怕，老人家。（感动地搂住他的脖子）您没有责任。

米勒（擦拭眼睛）全能全知的上帝清楚！

斐迪南（重新踱来踱去，坠入忧郁的沉思）真怪啊，上帝竟这么莫名其妙地和咱们开玩笑。在一些几乎瞧不见的细线上，常常悬挂着可怕的重荷——人怎么知道，咬这个苹果一口就吞食了死亡，嗯？——怎么知道？（越走越急，然后突然抓住米勒的手，异常激动地）我说老头儿啊，为跟您学一点儿笛子，我付出的代价可太大了——而您竟一无所获——您也会输掉——也许输掉一切。（抑郁地从米勒身边走开）该死的学吹长笛，永生永世不该产生这个念头！

米勒（极力掩饰着感情）这柠檬汁也兑得太久了。我想，您要是不见怪，我去看一看？

斐迪南不急，亲爱的米勒。（自言自语地）对父亲更是——您只管留下吧——我有什么要问您来着？——对了！——露意丝是您独生女儿？除了她您就没有孩子吗？

米勒（亲切地）再没有了，少校——也不想再有。这丫头恰好占完我这颗父亲的心——我已把全部现存的爱倾注在女儿的身上。

斐迪南（大为震动）嗨！——您还是去看看饮料好些，亲爱的米勒。（米勒下）

第四场

斐迪南独自一人。

斐迪南独生女儿！——你明白吗，凶手？独生女儿！凶手！你听见了吗，单单一个？——这老人在茫茫人世上别无所有，只有一把琴，一个女儿——你竟想给他抢走吗！抢走！抢走叫花子的最后一个子儿？——将瘫痪者的拐杖折断，扔回到他脚下？怎么样？我也有胆量干这种事吗？——事后，他匆匆赶回家来，急不可待地要从他女儿的脸上找到他全部的喜悦，一进门却见她躺在地上，一朵鲜花——枯萎了——死了——遭到了践踏，这最后的、唯一的、无比珍贵的希望！——嗨，他会站在她跟前，会站在那儿，会突然感到整个大自然停止了呼吸；他呆滞的目光会无所畏惧地扫过杳无人迹的无边宇宙，会去寻找上帝，可上帝再也找不到了，回来时更觉渺茫空虚——主啊！主啊！——然而，我的父亲不也就我这个独生儿子么！唯一的儿子，却并非唯一的财富。——（停了一会儿）这算什么话？他究竟会失去什么？一个丫头，一个像玩布娃似的玩弄最神圣的情感——玩弄爱情的丫头，会使她的父亲幸福吗？不会的！不会的！要是我在这条毒蛇咬伤自己父亲之前将它踩死，我还该得到感谢哩。;

第五场

米勒走回来。斐迪南仍在房中。

米勒饮料马上给您送到，男爵。可怜的丫头坐在外边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将在柠檬中掺进她的泪水送给您喝啊。

斐迪南光是泪水还更好些！——我们刚才不是谈到音乐了吗，米勒？——（掏出一个钱包）我还欠您的债哩。

米勒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去您的吧，男爵！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钱留在您手里挺好的，别让我难堪好不好！再说，上帝保佑，咱俩又不是从此不再见面。

斐迪南谁知道呢？您只管收下吧。我说不定是死是活哟。

米勒（笑起来）噢，原来这样，男爵！以您现在的处境，我想，是可能心一横倒下的。

斐迪南有人确实横过心——您从未听说过年轻人倒下吗？青年男女，希望的孩子们，受骗父亲的空中楼阁，年岁的蛀虫都奈何不得的，却往往让一记雷击就打倒了！——您的露意丝也并非长生不死啊。

米勒她是上帝赐予我的。

斐迪南您听着——我告诉您，她并非长生不死。这个女儿是您的心肝宝贝儿。您全心全意在眷恋她，疼爱她。可您当心，米勒。只有绝望的赌徒才会孤注一掷。哪个商人把全部财产都装在一艘船上，人家就叫他冒失鬼——听着，想一想我这警告。——可您为什么不收下这些钱呢？

米勒怎么，先生？偌大的一袋钱？少爷您想到哪儿去啦？

斐迪南还债呗——给！（将钱袋扔在桌上，从袋里滚出来几枚金币）我也不能永生永世守着这劳什子。

米勒（惊愕）伟大的上帝，这是什么？听声音不像是银币！（走向桌子，发出惊呼）老天爷呀，您这是干啥，男爵？您以为您在什么地方，男爵？您搞的啥名堂，男爵？我只能说您在开玩笑！（将双手捧在一起）这儿确实是些个……要不就是我中了邪——要不……上帝诅咒我！我抓在手里的确实是上帝创造的金子啊，确实是硬邦邦、黄澄澄、圆溜溜的金圆！——不，魔鬼！我才不受你的诱惑呢！

斐迪南您是酒喝多了怎么的，米勒？

米勒（粗鲁地）见他妈的鬼！您快瞧瞧呀！——金子！

斐迪南自然，事情是有点特别。

米勒（沉默了一会儿又走向他，深有感触地）少爷，我告诉您我是一个老实正直的人，如果您想把我套起来，为您去干坏事的话——要知道，上帝明鉴，这么许多钱靠正当的营生是挣不来的。

斐迪南（感动地）您放心吧，亲爱的米勒。您早就配得到这些钱了；上帝饶恕我，我是想用它们来报答您的一片好心啊。

米勒（像疯了似的跳跳蹦蹦）这么说是我的啰！是我的啰！上帝明鉴，上帝恩典，是我的啰！（高叫着朝房门奔去）老婆！闺女！维克多莉亚！快来呀！（走回房中）可老天爷！我怎么会一下子得到这多得要命的财富？我凭什么挣来的？我该怎么回报？嗯？

斐迪南不是靠您上的音乐课，米勒。——我给您这些钱，是要……（浑身打了个冷战）是要……（稍停，伤感地）偿付您女儿让我做了三个月的幸福美梦！

米勒（抓住他的手紧紧握着）少爷啊！您要是个普通、平凡的市民——（加快语速）我闺女还不爱您，那我就要亲手宰了她，这丫头！（又走到钱袋旁，抑郁地）可现在我有了一切，您却一无所有。现在是不是又轮到我来花天酒地一番，嗯？

斐迪南别担心，朋友！——我这就起程，去到那个我打算永远待下来的国度。在那儿，这些钱不再管用。

米勒（眼睛死死盯着金币，兴奋地）这么说它们仍旧是我的？是我的？——不过您要走了我挺难过。——等着吧，看我现在会是个啥气派！看我现在会如何满面春风！（戴上帽子，大步流星地穿过房间）我要再到市场上去教音乐课，再抽三王牌的蹩脚烟，再坐三文钱的孬位子，就让魔鬼把我逮去好啦！（欲走）

斐迪南等一等！别声张！把您的钱收起来吧！（郑重地）只是今晚上您还不能说出去。从今以后别再收学生啦，为了我的缘故。

米勒（更加兴奋，紧紧抓住斐迪南的马夹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快乐）少爷啊！还有我女儿！（放开斐迪南）钱并非一切——不是的——我吃土豆也罢，吃野味也罢，饱总归是饱；我这件外套还蛮好嘛，只要上帝亲爱的阳光还没洞穿它的袖筒子！——破旧衣服我来穿好啦，可我闺女应该得到幸福。只要她的眼睛流露出什么心愿，她就应该得到满足……

斐迪南（赶紧打断他）别讲了！啊，别……

米勒（越发激动）我要让她从头开始学法语，学跳法国小步舞，学唱歌；让人家在报上读到关于她的报道；让她戴枢密顾问千金一样漂亮的帽子，穿各种各样我说不出名字的时髦衣裙；让远远近近的人们都谈论提琴师的女儿，让……

斐迪南（激动得可怕地抓住米勒的手）别说啦！什么也别说啦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住口吧！只有今天，还什么都别说；这就是我要求您给我的——唯一报答！

第六场

露意丝捧着柠檬汁上。前场人物。

露意丝（眼睛哭得红红的，一边将杯子递给少校，一边声音颤抖地说）请只管吩咐，如果还不够浓的话！

斐迪南（接过杯子放在桌上，迅速将脸转向米勒）噢，我差点儿给忘了！——允许我求您办点儿事吗，亲爱的米勒！您乐意帮我个小忙吗？

米勒万分乐意！您想要……？

斐迪南人家等着我出席宴会。糟糕的是我心情坏透了。像这样子我完全不可能去见人。——您愿意去我父亲那儿代我表示一下歉意吗？

露意丝（一惊，急忙抢过话头）我完全可以去走一趟。

米勒去找宰相？

斐迪南不见他本人。您只要在前厅里让一名侍从转达就行了。——带上我这只表作为证明。——等您回来时，我还在这儿。——您得等他回答。

露意丝（惊恐地）干吗不可以我去呢？

斐迪南（对正要动身的米勒）等一等，还有点儿事。这是一封给我父亲的信，今天傍晚封在给我的信里送来的——也许有什么要紧事——让侍从带给他吧。

米勒没问题，男爵！

露意丝（抱住父亲，惊恐到了极点）可是爸爸，所有这些我全能办好的呀！

米勒你独自一人，天又这么黑，孩子。（下）

斐迪南给你父亲照亮，露意丝。（在她端着灯送父亲出去时，奔到桌旁，把毒药倒进柠檬汁里）是啊，她该死！她该死！头顶的神明已对我首肯，道出了可怕的“是”字；复仇的天神也画了押；她的守护天使已将她抛弃……

第七场

斐迪南和露意丝。

露意丝端着灯慢慢走回来，把灯放在桌上，站在少校对面的另一侧，

脸冲着地面，只是时不时地以怯生生的目光偷觑一下少校。他站在另

一边，目光呆滞。长时间的沉默，预示紧张的一幕即将开始。

露意丝您要乐意我伴奏，封.瓦尔特先生，我就弹一会儿钢琴。（打开琴盖）

斐迪南（闷声不响，好一会儿不予回答）

露意丝您还多赢我一盘棋哩。我们再下一次好吗，封.瓦尔特先生？

斐迪南（又是一阵静默）

露意丝唉，我好可怜啊！

斐迪南（还是刚才的姿势）那是可能的。

露意丝您心情这么糟，封.瓦尔特先生，不是我的错。

斐迪南（脸朝一边冷笑两声）对我这样发痴发傻，你哪能有什么错？

露意丝我明白了，我们现在不适合好下去。我承认，在您打发走我父亲的那一刻，我马上吃了一惊。——封.瓦尔特少爷，我猜想，这会儿我们两个人将同样难熬。你要是允许，我就去邀请我的几个熟人来吧。

斐迪南噢，行啊，去吧。我也马上去邀几个我的熟人来。

露意丝（愣愣地望着他）封.瓦尔特先生？

斐迪南（非常辛辣地）以我的名誉起誓，在眼前的情况下没有谁能出更聪明的主意！这一来，令人厌烦的二重唱变成为一阵子嘻嘻哈哈，失恋的苦恼也就从卖弄风情中得到了报偿。

露意丝您情绪好些了吗，封.瓦尔特少爷？

斐迪南再好不过！好得市场上的孩子们跟在我身后追，以为我是疯子！不，说真的，露意丝！你的榜样教训了我——你应该是我的老师。傻瓜才胡诌什么永远忠贞的爱情，老是一张面孔令人反感，变化无常才有滋有味儿——一言为定，露意丝！我奉陪到底——咱俩从一桩风liu韵事跳到另一桩风liu韵事，从一个泥潭滚向另一个泥潭——你朝东——我朝西。也许，在某一家妓院里会找回我失去了的宁静。——也许，在一阵快活的追逐之后，我和你成了两具腐朽的白骨，有朝一日又会不胜惊喜地相逢在一起，就像在喜剧里一样，彼此凭着同一母亲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否认的血缘标志认出对方，致使厌恶与羞惭又变得和谐一致；这可是最最温柔的爱情也不可能的呀！

露意丝啊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！您已经是不幸的了，难道您还想让家人骂您咎由自取吗？

斐迪南（咬牙切齿地喃喃道）我不幸？谁告诉你的？你这个女人太卑鄙了，自己已麻木不仁，又凭什么去衡量他人的感受呢？——不幸，她说？——哈！这个词儿简直可以从坟墓里唤醒我的愤懑！——她早已知道，我一定会不幸呢。——该死的东西！她明知如此，却仍然背叛了我，瞧这条毒蛇！原来还觉得有唯一一点可原谅的理由——你的自供将折断你的脖子——迄今为止我总以你的单纯来掩饰你的罪孽，不屑与你计较，让你差点儿逃脱我的报复。（急切地抓起杯子）原来你并不轻率——并不痴傻——你只是一个魔鬼而已！（喝柠檬汁）这柠檬汁淡而无味，就像你的灵魂——尝尝看！

露意丝天啊！我害怕有这一幕，并非多虑？

斐迪南（以命令的口气）尝一尝！

露意丝（勉强接过杯子，开始喝）

斐迪南（一见她把杯子送到嘴边，立刻转过身，脸色刷的一下白了，同时跑到最里边的屋角去）

露意丝这柠檬汁挺好嘛。

斐迪南（未转过身来，浑身哆嗦）那你受用吧！

露意丝（放下杯子）唉，您不知道，瓦尔特，您多么伤我的心。

斐迪南哼！

露意丝将来会有一个时间，瓦尔特……

斐迪南（回到前面）噢，时间一到咱们就一了百了。

露意丝到那时，今晚上的事会成为你良心的沉重负担——

斐迪南（开始越走越急，越来越不安，同时扔掉挂在身上的绶带和佩剑）去你的吧，效忠殿下！

露意丝我的上帝！您怎么啦？

斐迪南又热又闹——希望舒服一点。

露意丝喝柠檬汁吧！喝吧！喝了您会感觉凉快一点。

斐迪南那倒一定会的。——瞧，婊子也有心眼儿好的时候！可仅此而已。

露意丝（满含情意地扑进他怀里）你竟这么对你的露意丝吗,斐迪南？

斐迪南（推开她）滚！滚！别让我再见到你这双温柔迷人的眼睛！我要死了，露出你狰狞的面目来吧，毒蛇；扑到我身上吧，害人精——尽管对我亮出你的毒牙，扭动身子高高直立起来，有多可憎就多可憎——只是别再装出天使的样子——别再装作天使！——太晚了——我必须踩死你，像踩死一条毒蛇，不然就会毫无希望。——怜悯一下你自己吧！

露意丝啊！干吗非走这样的极端？

斐迪南（从旁边端详着她）天上的雕塑家的美妙杰作！——谁能相信呢？——谁会相信呢（抓住她的手，向上举起）造物主啊，我不想责难你——可你为什么偏偏将你的毒汁装进如此美好的躯壳？在那温暖的宜人的天国，罪恶能够繁衍孳生吗？——真叫奇怪哟！

露意丝不得不听这样的话，而且保持沉默！

斐迪南嗓音甜美悦耳——从断裂的琴弦上，怎么可能发出如此动人的乐音呢？（久久盯着她，目光已经陶醉）一切都这么美好——这么匀称——这么仙女似的圆满！——处处显示出造物主怡然自得的心境！上帝作证，仿佛大千世界之所以产生，仅仅是为了让造物主酝酿情绪，以便最后完成他这个杰作！——只可惜，上帝在塑造灵魂时失了手！怎么会呢？怎么可能让这么个令人憎恶的怪胎出生在人世上，而未受挑剔呢？（迅速离开她）或者他本来不想雕一个天使却雕成功了，因而赶忙给她凑上一副更坏的心肠，以为这样就能弥补错误了吧？

露意丝好个花岗岩脑袋啊！他宁可指责上帝，也不肯承认自己冒失。

斐迪南（痛哭着扑向露意丝，搂住她的脖子）最后一次，露意丝——最后一次，就像我俩初次接吻的那天，当时你嘴唇灼热，好不容易才轻轻唤出一声“斐迪南”，唤出第一声“亲爱的”！——啊，在那一瞬间，恰似不可言喻的无穷快乐的种子发芽了，开花了。——突然间，我们眼前出现一个天堂，美好得如同阳春三月；黄金的世纪像一些新娘子，围绕着我们的灵魂欢呼雀跃！——那时候我真幸福啊！——啊，露意丝！露意丝！露意丝！你干吗要对我这样？

露意丝您哭吧，您哭吧，瓦尔特！您理当对我表露您的悲哀，而没理由对我发泄您的怒气。

斐迪南自欺欺人！这可不是悲哀的眼泪——不是那种温馨欢快地流入心灵创伤的甘露，不是那种能使滞塞的感情之轮重新转动的润滑油。只是零零落落的——冰冷冰冷的水滴——只是我爱情诀别时的战栗。（神情庄严得叫人害怕，同时把手抚在她头上）是为你的灵魂惋惜的眼泪，露意丝——是为上帝的一片好心惋惜的眼泪，他未能造出他杰作中的杰作——我觉得啊，整个宇宙都该戴上黑纱，都该为在它中间出了这样的事感到惊骇——人会堕落，乐园会失去，这是常情；可是，如果天使中间也流行起瘟疫来，那就只能让哀号声响彻整个大自然了！

露意丝别逼我走上绝路，瓦尔特。我的灵魂足够坚强——可它必须承受一次人为的考验。瓦尔特，再说一句话，然后咱们分手。——可怕的命运扰乱了我们心灵的语言。要是我能够开口，瓦尔特，我会告诉你一些事情——我会的……可是呢，严酷的命运束缚住了我的舌头，还有我的爱情；即使你现在待我像个下贱的婊子，我也只好忍受。

斐迪南你还舒服吗，露意丝？

露意丝干吗问这个？

斐迪南不这样我就替你感到遗憾，因为你将不得不带着这个谎言离开人世。

露意丝我求您啦，瓦尔特……

斐迪南（万分激动地）不！不！这样报复太凶狠！不，上帝保佑我！我不愿将她赶到另一个世界去——露意丝！你爱过侍卫长吗？你再不会走出这间房间了。

露意丝您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可什么也不再回答。（坐下）

斐迪南（激动万分地跪在她脚下）露意丝，你爱过侍卫长吗？不等这一支蜡烛燃完——你就将站在——上帝面前！

露意丝（惊骇得跳起来）耶稣啊！这是怎么的？……我难受得要命。（倒在椅子上）

斐迪南已经感到难受？你们女人真是些猜不透的谜啊！你们娇弱的神经足以咬碎人类之根的罪恶；可是呢，一丁点儿砒霜就够把你们毒倒。

露意丝毒药？毒药！我的上帝！

斐迪南恐怕是喽。你的柠檬汁是地狱调制的。你用它和死神干了杯。

露意丝死！死！仁慈的主啊！柠檬汁有毒，喝了就会死！——怜悯我的灵魂吧，仁慈的上帝！

斐迪南要紧就要紧在这儿。我也会同样地祈求他。

露意丝可我的母亲……我的父亲……救世主啊！我可怜的绝望的父亲！难道已没救了吗？我年纪轻轻，已没救了！我现在一定都完了吗？

斐迪南没救了，一定完了。——可是别紧张：咱俩一块儿走。

露意丝斐迪南，你也一样！毒药，斐迪南！是你放的？上帝啊，原谅他吧！——仁慈的主啊，免除他的罪孽吧！

斐迪南去了结你自己的账吧——我担心，情况不妙哩！

露意丝斐迪南！斐迪南！——啊，我现在不能再沉默下去！——死亡——死亡消除了一切誓约——斐迪南，天地间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啦！——我死得冤枉哟，斐迪南！

斐迪南（骇异）她在说什么？——死到临头，人通常都不再撒谎的呀！

露意丝我没撒谎——没撒谎——我一辈子仅仅就一次——唉！我怎么浑身发冷，哆嗦！——就撒过一次谎，就是在我写那封给侍卫长的信的时候。

斐迪南哈！那封信！——赞美上帝！现在我又完全恢复了我的男子气概。

露意丝（舌头渐渐不听使唤，手指开始痉挛）这封信——请您沉住气，准备听一句可怕的自白——是我违心地写的，句句遵照令尊大人的指示。

斐迪南（呆若木鸡，久久地毫无生气，最后像遭了雷击似的突然倒下）

露意丝可怕的误解啊——斐迪南——他们逼迫我——请原谅——你的露意丝宁肯死去啊！——可是我父亲——处于危险之中——他们搞的阴谋诡计。

斐迪南（愤怒地跳起）感谢上帝，我还没感到毒性发作。（拔出佩剑）

露意丝（越来越虚弱）可悲啊！你打算干什么？他是你的父亲——

斐迪南凶手加上凶手的父亲！——他必须一块儿死，这样，人间的审判者才可能将怒火发泄在真正的罪人身上！（欲走出房间）

露意丝救世主临终时会宽恕一切人——愿你和他也得到宽恕。（死去）

斐迪南（很快转过身，正好看见她咽最后一口气，悲痛欲绝地倒在死者面前）等一等！等一等！别扔下我啊，我的天使！（抓起她的手来很快又放下）已经凉了啊，又凉又湿！她的灵魂已经离开！（又跳起来）我的露意丝的主啊！慈悲！对凶手中最卑劣的凶手发慈悲！这是她最后的祈愿呢！——连死后的她也多么美丽，多么动人！死神也受了感动，在掠过这和善的脸颊时倍加小心。——这温柔的容颜才不是毫无生气的面具哩，它抗拒住了死的侵袭。（过了一会儿）可怎么搞的？我为什么一点感觉没有？难道我青春的活力会拯救我吗？枉费心机啊！我自己不愿意！（说着抓起杯子）;

最后一场

斐迪南、宰相、伍尔穆和众侍从。

宰相和他的一帮人惊惶失措地冲进房间，随后米勒和一些群众也跟进

来。法庭的差役们集中站在房间最里边。

宰相（手握着信）儿子，这是怎么啦？——我可永远不愿相信——

斐迪南（把杯子扔在他脚下）那你就瞧吧，凶手！

宰相（踉跄倒退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可怕的寂静）我的儿子啊！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干？

斐迪南（不正眼瞧他）噢，当然！我本该先听一听大政治家的意见，看这么做是否也符合他的安排？——真巧妙，真令人佩服，你们这个用嫉妒来拆散我俩同心结的阴谋，我承认！——出谋划策的肯定是位行家；遗憾的只是，被激怒的爱情不像你手中的玩偶，不会乖乖儿听任摆布！

宰相（目光四处搜寻）这里没有任何人为一位绝望的父亲哭泣吗？

米勒（在后台呼喊）让我进去！看在上帝分上，让我进去！

斐迪南这姑娘是位圣女——她该有另外的人照顾。（为米勒打开门。米勒、群众和法庭的差役一拥而入）

米勒（惊恐万状）我的孩子！我的孩子！——（有人喊叫：“这儿有人服毒啦！这儿有人服毒啦！”）——我的女儿哟，你在哪里啊？

斐迪南（把他领到宰相和露意丝的尸体之间）不是我的错。该感谢这儿这位！

米勒（倒在女儿身边）救世主耶稣啊！

斐迪南简单说几句，爸爸——言语对我来说已变得宝贵了……我好端端地被夺去了生命，被爸爸您！我怎样面对上帝啊，我直打哆嗦……可我从来不是坏蛋。我将遭到怎样的永劫，只好听天由命了——但愿不惩罚您！——然而我杀了人。（声音尖锐得可怕）这桩杀人罪，您该不会妄想我一个人背着去见上帝吧！这儿，我郑重地把更大、更丑恶的一半奉还给你，至于拿它怎么办，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（把父亲拽到尸体跟前）这儿，野蛮人，品尝品尝你狡诈的可怕果实吧：在这张脸上，歪歪扭扭写着你的名字，行刑的天使将会认出来的呀！——这个形象，将在您入睡时扯下你床前的帷幔，把她冰冷的手伸向你！这个形象，将在你临终时站到你的灵魂前，挤掉你最后的祈祷！这个形象，将伫立在你的坟墓上，当你希望复活的时候——将站在上帝的旁边，当他审判你的时候！（即将昏厥，被侍从们扶住）

宰相（手臂举向天空，恐怖地）别怪我！别怪我，上帝！——向这人索取他们的灵魂吧！（走向伍尔穆）

伍尔穆（气愤地）向我？

宰相该死的，向你！向你，魔鬼！——是你，是你定下的毒计。责任在你身上——我两手清白！

伍尔穆在我身上？（一阵怪笑）有意思！有意思！这下我可知道魔鬼是怎么报恩的喽。——在我身上？愚蠢的流氓！难道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你主子不成？——责任在我身上？哈！一见这情形我骨髓全凉了！要我来负责任！——现在我算完了，可你也得一块儿完。走！走！咱们去大街小巷喊“杀人啦！杀人啦”,去把法官们都叫醒！法警，把我捆起来吧！从这里带走吧！我要揭露一些阴谋，叫听见的人浑身打冷战。（欲下）

宰相（拦住他）他真的会吗，疯子？

伍尔穆（拍拍宰相的肩）我会的，伙计！我会——我是疯了，真的——多亏了你嘛——现在我真要发发疯——我要和你手挽手地上断头台！——手挽手地下地狱！我真巴不得和你一道受诅咒啊，恶棍！（被带出房间）

米勒（一直默默地把头埋在露意丝怀里，痛不欲生。这时突然站起来，将钱包掷到少校脚下）投毒犯，收回你造孽的金子吧！——你想拿它买下我的女儿是不是？（冲出房去）

斐迪南（嗓音嘶哑）追上他！他绝望了——这钱得替他收起来——它是我可怕的报答。露意丝——露意丝——我来了——多保重！——让我在这座祭坛前离开人世吧——

宰相（大梦初醒似的走向儿子）斐迪南——儿子！难道你不屑于再看一眼你悲惨的父亲吗？

斐迪南（被放在露意丝身边）最后一瞥属于仁慈的上帝。

宰相（痛苦不堪地跪在斐迪南跟前）造物和造物主全抛弃了我——再看我一眼，给我最后一点安慰，都不行吗？

斐迪南（把手无力地伸给他）

宰相（迅速站起身）他饶恕我了！（对其他人）现在把我抓起来吧！（下，法警们跟在他后面。幕落）